

今天，饒宗義的生活也和平時一樣，細嚼慢嚥地吃完早飯，拿著報紙夾在腋下，鎖上家門之後，慢吞吞地往上班的醫院方向走。

他工作的中醫院在附近小有名氣。

走進年代有些久遠的木造建築，感覺不像醫院，反倒更像是座古色古香的宅院，饒宗義會選擇在這間醫院工作很大一個原因就是這棟建築。

深紅色的油漆有些斑駁，保留了一股傳統的氣息，而空氣中瀰漫著的淡淡中藥味，讓人感覺很安心。他的辦公室不算大，除了基本的辦公設備之外，幾棵植物讓整個房間顯得綠意盎然。中醫院不會有急診病人，氣氛安安靜靜，十分輕鬆。

上午看診的人並不多，一連幾個都是老年人，切過脈，又問了幾個問題，確定病人情況後，饒宗義便開出方子讓病人去領藥，整個看診過程有條不紊地進行著。

剛送走一個病人，護理師就站在門口問：「醫生，可以叫下一位進來了嗎？」

不知道是不是錯覺，一向表情冷漠的護理師今天似乎格外開心，臉頰上淡淡的紅暈彷彿懷春少女——雖然她已經快四十歲了。

饒宗義面無表情地點點頭，趁病人還沒來之前起身去倒茶。

剛把茶杯裝滿，門就開了，他緩緩轉過身，目光和門外的人對個正著。

當醫生這麼久，像這樣的病人，並不常見。

門口的男人穿著黑色西裝外套、白襯衫和深色牛仔褲，身材高大勻稱，看骨架似乎不是純正的亞洲人，更別說那混血味十足的立體五官。身上的立領白襯衫，就算此刻天氣寒冷，領口仍微微敞開，腳上是一雙深咖啡色短靴，一頭故意撥亂的深褐色頭髮自然地垂在額前，更襯出來者深邃的眼神。饒宗義打量男人的同時，對方也在看他，幾秒鐘之後，微微皺起眉。

並不想深究他的表情和眼神是什麼意思，饒宗義大略觀察對方的氣色後，發現除了肝火過旺和臉色不太好之外，來人並沒有什麼致命症狀的徵兆。

拿著杯子坐回原位，他對門口的人點了一下頭。

「請進。」

挑了一下眉，官駿揚現在考慮的是自己是不是真的要進去。

這個像「植物園」的診療室，還有眼前這個男人，跟他想像中的醫生有段差距——不，簡直就是天壤之別！

官駿揚是個導演，雖然年輕，但這並不妨礙他成為國際知名的導演。三十二歲的他，五年前憑著一部一開始並不被看好的暗黑系電影一戰成名，當年那部片的票房和所贏得的各種獎項，讓他幾乎成了傳奇，而如今，這個傳奇更是向著神話的方向發展。

近幾年，官駿揚拍的幾部電影都被評為遊走於尺度邊緣，可即使如此也沒有影響電影上映之後的票房和口碑。對官駿揚來說，把色情拍成情色才是真正的藝術，如果只是赤裸裸的性愛，那他不如直接去拍A片，而連續幾部題材敏感的作品票房皆是大賣，又讓他的導演生涯邁向一個新的境界。

趁饒宗義坐回位子上，官駿揚再次打量了一下眼前的人。

蓬亂的頭髮，又土又笨重的眼鏡，還有白袍下顏色過時的襯衫，明明沒打領帶，卻連最上面一顆鈕釦也扣上，再加上手裡捧著個保溫杯的樣子，簡直——無法用語言形容。

雖然以貌取人並不應該，但他的職業病就是以貌取人。

官駿揚從來沒有接觸過中醫，對中醫的印象也不過是診脈、針灸、拔罐和一些民俗偏方等等。他不太能理解那種在人身上扎針，還在針上點火的治療方法，但是不用開刀動手術，看起來似乎是個頗為輕鬆的職業。

今天會來看中醫，完全是因為他的製片人兼好友的提議。

他最近身體狀況的確不算好，所以當友人說他並不需要太過大費周章的治療，而是一次沒有痛苦的診治和沒有副作用的好藥，他立刻接受了這個說法並抽空來到這家中醫院，找朋友推薦的醫生。

「你是醫生？」因為實在太懷疑，官駿揚忍不住出聲確認。

翻開病歷，饒宗義看了他一眼，輕輕點頭。

「坐。」

官駿揚猶豫了一下，雖然已經充滿不安，還是坐下了。

饒宗義先看了一眼病歷上的名字和年齡，然後開始在上面寫下自己觀察的情況。

官駿揚不懂自己一個字都還沒說，為何對方就寫個不停，便看了一眼，雖然醫生寫的東西一般人是看不懂的，但是他發現男人的字非常漂亮。

「哪裡不舒服？」饒宗義邊寫邊問，頭也不抬。

「經常失眠，有時候身上會很疼，最近精神也不太好。」雖然說的是實話，但是也有幾分敷衍的意思。

看起來感覺有點呆的土包子醫生，他盯著病歷的樣子除了能證明他是個近視眼之外，一點也看不出醫術高超的樣子。

「食慾如何？」終於寫完了，饒宗義抬起頭看著他問。

官駿揚輕輕挑了一下眉，「普通。」

「眼睛看得清楚嗎？有沒有經常覺得視線模糊？」

到目前為止這是他說過最長的一句話，也讓官駿揚發現他的語速比常人慢一些。

想了想，官駿揚點點頭，「累的時候會。」

饒宗義點頭，記下來之後放下筆。

「把手放上來。」

官駿揚低頭看了一眼桌上的小枕頭，吊兒郎當的撩起袖子把手腕放上去。

饒宗義把手指搭到他的手腕，雙眼看著前方，聚精會神地開始診脈。

官駿揚覺得無聊，眼睛隨處亂看，突然注意到這個醫生有一雙很好看的手，指甲也修剪得整整齊齊，散發著健康紅潤的光澤，牽起來一定很舒服……

「你緊張什麼？」這時饒宗義突然別過頭看了他一眼。

緊張？官駿揚收回胡思亂想，面露不解。

「我沒有緊張。」

「你心跳加快了。」慢吞吞地說了一句，饒宗義放開了手。

官駿揚頓時一愕。

「把舌頭伸出來。」饒宗義突然又要求。

「啊？」叫一個紳士當著別人的面伸舌頭，這是個很失禮的要求。

「怎麼了？」饒宗義不能理解他一臉的不情願是為什麼。

「你要幹什麼？」

「看病啊。」雖然他也開始懷疑眼前的男人到底是不是來看病的。

「你剛才不是把過脈了嗎？」大概一開始印象就不好，官駿揚拍電影時的耐心在饒宗義面前完全無法發揮。

而作為醫生來說，這種在看診中根本不應該提出的問題也會讓人耐心耗盡，不過饒宗義顯然是個例外。

「那只是其中一個步驟，我並不是神仙，一下就能知道你的身體情況。如果你想知道你的身體是否有問題，麻煩配合我。」他並未因為病患的質疑而發火，一字一句地說著，但這不表示他的脾氣有多好，只不過他比較淡然，覺得多解釋一遍也無關痛癢。

他這副敬業的樣子倒讓官駿揚無法反駁了，最後只好有點不情願地張開嘴，把舌頭伸了出來。

「再伸出來點。」饒宗義面無表情地說：「像小狗一樣。」

「唔！」官駿揚差點咬到自己的舌頭。

這是什麼比喻？是一個醫生應該說的話嗎？

瞪著眼前的男人，他有種這個人就是會用偏方治小孩尿床的庸醫的感覺。

「嗯——舌色偏紅，舌苔發黃。」饒宗義重新提起筆，在病歷上寫了幾行字之後，才放下，接著以非常鄭重的表情看著官駿揚。

「官先生，你肝火旺且疲勞過度，身體很虛，生活不規律，壓力太大導致失眠，精氣不足導致夜間盜汗，還有，你的煙抽得太凶了，而且有點太放縱自己……」

一連串的中醫術語讓官駿揚聽得有點迷糊，但也不是一點都聽不懂，至少他的症狀饒宗義說得還是挺準的，只是他不明白最後那句話是什麼意思。

「什麼叫『太放縱自己』？」皺了皺眉，他問。

饒宗義伸出手緩緩摘下眼鏡，拿出眼鏡布擦了擦。

他前額的頭髮有點長，因這個動作而垂下來擋在眼前，讓人根本看不清鼻子以上的部分。幾秒鐘之後，他擦完了眼鏡重新戴上，這才抬頭看著已經明顯不耐煩的人。

「房事過度，淫慾太過，讓人體虛、氣虛、無精打采。」

「等一下！」官駿揚抬起手打斷他，以一種完全不能理解的表情和語氣問：「你說的房事過度難道是指——」

他從來不否認自己風流，甚至有點濫交，身在娛樂圈，有些東西就像娛樂一樣，你情我願，有些人想靠他得到主角的位置，有些人則是看中他的樣貌和金錢，所以他的床上從來不會缺人。

別人說他風流也好，下流也罷，反正他付出的和他得到的成正比，從來沒強迫過誰，活得自在，這樣就夠了。

只是此時自己的「你情我願」被眼前人說成「房事過度體虛」，豈不是指他那方面不行了？

饒宗義點頭。如果是別的醫生，可能會微笑著安慰病人，但是他的風格並不是如此，比起安慰，他認為自己應該做的是說出事實。

「你再這樣下去有腎虧的可能。」反正也不是什麼絕症，嚇不死人。

不過很顯然，官駿揚還是被嚇得不輕。

腎虧這兩個字，對男人來說簡直猶如死刑一般，尤其是他這樣的男人，說他腎虧，無疑就像是在他的生涯中添了一筆汙點。

不過饒宗義並不明白他的想法。

「雖然不是很嚴重，但是之後希望你能收斂一點。」先在電腦打字開了藥，他又拿出開藥方的單子，開始動筆。

「除了藥粉，我另外開水藥給你，這部分是自費的，看你有沒有需求，水藥適合短期調理，你可以在領藥的時候把單子給櫃臺，等兩三天我們會把藥液寄給你，或者你去我們醫院合作的中藥行照著這個單子抓藥，一服藥煎兩次，三碗水熬成一碗，一天喝兩回，飯後一小時喝。這期間要忌口，不要喝酒，不要吃……」

「等一下！」一直沉默的官駿揚終於出聲。

饒宗義停下手，抬起頭看他。

「我說，你是不是哪裡搞錯了？」官駿揚的口氣幾乎算是惡劣了。

「什麼？」

「你說我縱慾過度？」

饒宗義點頭，表情甚至有一絲茫然，不知道自己哪裡說錯了。

「醫、生！」官駿揚咬了咬牙，「我這一個月才幾次性生活，哪裡來的『縱慾過度』！」

「並不是做得多才是縱慾，你身體很虛，以你現在的狀況，根本不宜行房事。」

聞言官駿揚的臉色又難看了幾分，「你是說我不行？」

「也可以這麼說……」饒宗義就事論事道，「你最近一次性生活感覺如何？高潮持續多久？最多射精幾次？有早洩嗎？」

一連串的尖銳問題加上毫無表情的面孔，問得官駿揚英俊的臉都扭曲了。

身為一個男人，被人說那方面不行已經是一種恥辱，偏偏這個人還一臉漠然，直接問他一個晚上射幾次！難道他不知道同一句話換個說法，比較不刺耳嗎？

他咬著牙問：「你覺得我看起來會是早洩的樣子嗎？」

饒宗義一推眼鏡，鏡片反著光，讓人完全看不清他的眼睛，更顯得高深莫測。

「這種事，光靠表面是不行的，有很多男人，看起來——很強，但其實那方面並不盡如人意。」

聽見依然是毫無起伏的冷靜回答，官駿揚閉上眼，抿緊嘴唇後重重嘆了一口氣。

跟一個完全引不起他一點興趣和「性趣」的男人大談房事，這簡直是他做過最無聊的事！

「有些男人，四十歲以前都沒有什麼不正常的表現，但是，一過了四十，就開始有很多……」

「夠了！」低喝一聲，他再也受不了聽這個土包子一板一眼地分析男人的隱疾了。

他錯了，他應該在看到這個男人的瞬間就轉身離開的，他一定是昏頭了才會來這個瀰漫中藥味的地方，現在他寧可去別間醫院聞消毒水的味道，哪怕再打一針也行，至少那裡可能會有漂亮性感的護理師，而不是說他腎虧的老土男！

「怎麼了？」饒宗義仍然是一副木然的樣子，只是臉上多了一絲不解，疑惑的看著眼前突然變臉的男人。

「我只是想知道你是不是能治好我的失眠，可你卻分析起我的性能力，你不覺得這不是一個醫生應該做的事嗎？」官駿揚的手放在桌上，手指因為用力按著而指尖泛白，那是他不悅時特有的動作。饒宗義眨了兩下眼，雖然官駿揚語氣不善，不過他仍然沒有生氣的意思。放下筆，他扶了扶眼鏡，慢條斯理地說：「作為醫生，我想我有責任和義務告訴病人，除了他本身感覺的不適之外，還有更多、更重要的問題需要——治療。」

比平常人稍慢一些的說話語氣，聽起來就像是淡淡的警告。

官駿揚皺眉，「你覺得我需要治療的是性能力？」

「如果你現在不治療，下一次可能就是要治療那個了。」稍微斟酌之後，饒宗義點點頭。

對方一派篤定的樣子讓官駿揚更加不爽。

然而沒等他開口，饒宗義又慢吞吞地說下去。「怒傷肝、喜傷心、思傷脾、憂傷肺、恐傷腎，你的脾氣太急躁，長久下去，就算是著急上火也能引發病症。」

他說的話對官駿揚來說完全像古文一樣難以理解，而那種不愠不火的態度更像是挑釁和不屑。

「喂！」眉一擰，他瞪著眼前的男人，「你們中醫都是這樣替人看病的？」

也不是每個來看病的都是你這個樣子啊——饒宗義好修養地朝他一笑。

「官先生，你現在這個臉色，用不了多久，只要蒙上一層布，你家人就可以跪在旁邊哭了。」作為一個醫生，有必要讓病人瞭解自己的身體狀況。

官駿揚一開始還沒明白他這句話的意思，幾秒鐘後才反應過來，對方是說他的臉色像死人——這該死的四眼男說話竟然這麼毒！

他咬牙切齒地看著饒宗義捧著杯子走到飲水機前加水，慢條斯理的樣子看了就讓人倒胃口，如果不是為了維持自己的形象，他還真想衝上去掐著這個人的脖子。

忍耐已經到達極限的他深吸兩口氣，伸出手指按了按額頭，益發後悔來這家破醫院看病，他覺得自己的病非但沒好，反而更重了。

「好吧！我承認我的身體的確不是百分之百健康，但也不至於像你說的那樣——破敗，你不覺得你應該再婉轉一點嗎？」

倒完水的饒宗義慢慢走回座位上，冒著熱氣的茶香氣撲鼻，有點檸檬味，又好像是什麼草藥味，獨特的香味引人好奇。

「醫生只有在病人得了絕症的時候才會婉轉。」

這一句又差點讓官駿揚火冒三丈。

不再理會他，饒宗義拿起筆繼續剛才還未寫完的方子。

四周突然安靜下來，筆尖在紙上滑過的聲音一時間清晰起來。官駿揚調整著情緒，看著眼前的男人，上下打量。

「你還不到三十吧？」他突然問。

身為導演，他有雙看人很準的眼睛。第一眼看到饒宗義，就知道這個男人不會超過三十歲，但是從他身上散發出來的氣息都四十歲了。

一個三十歲都不到的男人，卻像個中年大叔，實在也健康不到哪裡去。

「二十幾歲的人，這身打扮會讓人覺得你四十幾歲的。」

抬起頭，饒宗義微微揚起嘴角，大大的眼鏡擋住了他眼中大部分的笑意，他伸手把方子遞給官駿揚。

「醫術的好壞與長相無關，請去領藥吧，還有病人等著我。」

以兩根手指夾住那張紙，官駿揚掃了一眼，藥方上的字龍飛鳳舞，依稀能看出夏枯草、桑葉什麼的，但具體功能是看不出來的。

「這些東西能治什麼？」語氣中的懷疑毫不掩飾。

饒宗義只答了一句，「你的病。」

「這些東西就是我需要的？類似野草一樣的植物？」本來他對中醫並沒有什麼不敬的意思，但是對上這個怪醫生他就是客氣不起來。

愛屋及烏，反之也是成立的。

饒宗義這次沉默得稍微久了點，隨後微微偏頭看著他。「既然你懷疑的話，為什麼還要來看中醫？」這句話問得很好，官駿揚一時間不知道怎麼回答，說自己一時興起不對，更不能說是因為有點好奇，想見見「年輕又醫術高超的饒醫生」。

所以他沒回答，只是站起身，有點粗魯地捏著藥方，感覺他出門之後就會把那張紙扔到垃圾筒裡。

「看來我必定要失望了。」說完，轉身就要走。

饒宗義這時突然叫了他一聲，官駿揚不耐的回頭，只見坐在窗口的人背對著陽光，身上蒙了一層光暈，除卻其他因素，畫面倒是有幾分唯美。

「只要按時吃藥，就不會讓你失望。」饒宗義平靜地說。

把視線從整體畫面上移開，官駿揚看著饒宗義的臉，突然覺得好笑。

長相氣質什麼的暫且不論，這個男人的器量倒是意外的好，還是說中醫都這樣，溫和謙遜？

想了想，又低頭看了一眼手裡的方子，他問：「如果我吃了這些仍然沒有好呢？」

似乎明白了他的意思，饒宗義又推了一下眼鏡。

「那便是我這個醫生的失職，你可以來一一投訴我。」

投訴什麼的，官駿揚不感興趣，但是看對方一本正經的樣子完全不像是在開玩笑，他就忍不住想和他玩玩。

笑了兩聲之後，他抬起手，把方子放在唇邊，「這是你說的，醫生，那我們就來試試看好了，如果結果不是我想要的，我可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哦！」說著，臨走前還朝饒宗義眨了一下眼，看見後者怔怔地盯著他失神，一副天然呆的樣子，他就覺得好笑。

有點呆呆地看著朝他笑得自負的男人離開，饒宗義只是在心裡想：這個人，也許應該先開點補腦子的藥給他。